

西河毛心齋重訂

白鹿書院志

順德堂藏板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由來舊矣



唐威於宋沿于明迄我

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

白鹿志

序

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輯有志靡不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為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

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為學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重顧舊志已弗可考即前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書而版又不戒於火今星

白鹿志

序二

子毛令自銓選引

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脩輯越五載而告成余覽其於前志七則外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可造其各體

白鹿志

序三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

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厚望焉爰目毛令之請而書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蓋平白潢
序



白鹿志

序四

白鹿書院志 序

序

白鹿洞書院為前賢講學之所甲于

天下康熙丁卯我

聖祖仁皇帝賜書

賜額所以崇儒重道而綿教澤於孔長也甲

寅夏杪蘭奉檄代守南原面奉

憲諭以振興書院為首務檢閱舊志備

序

學善清洞祖凡延請主講甄初肄業

諸事以次連舉而志中殘缺之空計

共八十有六竊以方今

皇上文教覃敷

當代大人君子又以主持風化為已任

不及今稍輯恐朽蠹日以滋甚豈何

梓人跡者補之嗣者修之工省費約

遂成完璧志備于康熙五十九年距
今七十餘年而重修之則一哀輯可
百年也以蘭弁勛贊憲

文治誠愧未能而慎守前賢遺蹟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雅化並稟承

大憲文翁化蜀之美誼則不敢不以自
責且不敢不望之後之來者用法數

序

言以附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春二月署南
康府事寧都直隸州知州廣陵周兆
蘭序



白鹿書院志序

古聖王之作人也家有塾黨術有庠序
國有國學後世區區之南唐亦建學館
而天下之有書院則自宋始盛夫以天
下之大於江之北立嵩陽於江之南立
嶽麓石鼓白鹿為四大書院號為國學
而白鹿為尤盛先是唐賓客李渤所栖

洞志序一

息白鹿之名始著後以而朱晦菴陸子
靜所講學而後學者始多版書院之脩
復守先待後使天下后世信之深而從
之衆非朱子不至是歟朱子讀書之地
講學之堂在江南者不一而足而誦讀
其書者徧天下問世之學者白鹿在何
地主講席者伊誰得孔孟之薪傳者有

幾私泚而傳習者何入讀學之規何似
頌發而讀者何書其瞪目頽頽茫然不
知所對不少也之數者非大有關於學
問且無與于敦化育才之盛心尚皆不
能舉則所信之深者何所信從之衆者
何所從豈非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
啟發乎嗟夫奇偉名彥匪坐一堂接洙

洞志序二

泗濂洛之淵源而窺其堂與况書院之
大名教樂地如鹿洞者有自外於宮牆
者吾不信也書院自朱子興復其洞規
講義答問戒論灼灼在人耳目百年後
代有誌書圖經記序詩文可一覽而神
遊於廬山瀑布之間身廁于講學脩身
之地已然無如星子毛令之白鹿洞志

之精核完備為善之善也一流覽而益
知洞之所自興山川風物之代異規模
設施之不一教養人才之各殊且於文
字之有闕者片語單詞無不畢錄本末
具而洪纖該於以見書院之盛大固無
踰於白鹿矣今

皇上加意人才新脩經史統千聖之心博者

洞志序三

皆頌發於鹿洞都養又饒以養矜視古
今之育英才又無踰于今日則多士之
游息於鹿洞也居聖域賢關之名勝思
養之教之上

洪恩而不抱希聖希賢之志者其亦何以
自立於天壤也哉

康熙庚子菊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四級蘇萬石文焯撰



洞志序四

白鹿書院志序

循環之運能與天地參而無終極者其為道也鉅而其所開亦必不輕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日月之所以明江河之所以流有時風雨晦蝕壅決雖極盛衰變化而卒不熄聖人之道不其然乎廬山白鹿洞唐

白鹿書院志序

賓客李渤隱居之所至宋朱子始闢為書院其間如顏魯公周濂溪河南二程象山姚江後先相映於戲何其盛哉當是聖教明仁義著而人知學問士君子經明而行修愚夫愚婦日見耳聞薰蒸於其中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日與之化故象山先生一登講席發明喻義利之

旨聽者悚然至山農野老聞之泣下其所關於人心世道爲何如也按考亭奏事延和殿時諄諄於異端佛老宮院滿天下而先王禮義之宮反不及其萬一以此爲請余謂佛老廟宇夫人得而興廢之於人心何關於世道何補燭火鬼燐烘動煽惑遇有知者不崇朝而滅耳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洞之有書院千餘年矣屢廢屢興而廢愈久則其興遂日益甚豈非聖道之不熄而學者薪傳有自歟今

天子崇儒重道爲萬世開太平而於紫陽先隆祀典御書碑額光耀書院凡來守此邦者必廷見而獎勵之如星子大令毛君皆蒙俞旨誠恐非其人則書院

書院廢則聖教衰而道熄嗚呼其用心何其至歟士君子當聖道昌明之際有在上者爲之君爲之師而百爾君子奉令承教又爲之增修學舍治資糧備器用延名儒主持倡率廣招來學森布規條俾四方有志之士懷仁慕義樂育而裁成之百年以來日新月盛不知觀

白鹿書院志序

淳熙時之書院又何如也初考亭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及提舉浙東立社倉法民賴以安至今遵焉又嘗讀其兩朝奏疏修齊治平如指諸掌向使當時能竟其用豈不偉哉故古今以來有真儒必有實學苟無實學則無關於人心世道如是而謂能盡聖

人之道參天地而無終極未之有也今從事書院者濟濟矣其能如林用中蔡仲默黃直卿十五人之從考亭各得其學以廣其教於天下垂之萬世則景星鳳凰爭先快覩者不獨在唐之白鹿先生矣予承乏南昌未獲往觀書院之盛然而廬峰五老聖域賢關悠悠我思常

鹿書院志序

隨紅鶴飛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其予之謂夫

時

五十七年戊戌歲冬月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督糧道叅議加五級京江

蔣曰廣序



白鹿書院志序

書院以白鹿名者何重創始也唐李賓客渤隱居於此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洞由唐以迄於明其間興廢不一而惟於宋為最盛新安朱紫陽學宗孔孟道述唐虞所以致知而力行者無不得聖賢之薪傳矣淳熙六年知南康軍慨然

白鹿書院志

序

以宣明教化敦勵風俗為已任爰訪白鹿故址即有榜文牒狀劄子以及奏請勅額之舉遂次第修葺復其舊擴其新置田聚書以為執經請業之所一時名人如陸象山劉靜春輩皆講學於斯則於守先待後之學大有裨益詎謂文教之振興不以其人哉惟我

皇上接執中精一之傳備神聖文武之德於萬幾餘暇博極群書惟謂宋之朱子註明經史得中正之理丁卯歲

欽賜學達性天匾額壬辰歲又奉

諭旨將朱子升配十哲隨以朱子全書

頒行天下使學者有所造從則所以表章先賢者如此其至然不有斯志何以信

白鹿書院志

卷三

今而傳後哉按白鹿洞志特創始於弘治七年郭瑄之手前與蓋缺焉而未之脩也厥後歷有修補大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康熙十二年廖文英重修后丁酉春版復燬於火星邑毛令職守斯土身任其事廣搜遺編細加訂輯於舊志七則外又增三則惟將朱子所撰榜文

牒狀劄子以及教規策問諸條不列於藝文之內而特起興復例所以示尊崇也蓋細繹其言勤且懇且直以道統爲已憂學者一日三復退可修已進可治民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在業斯洞者觀程有要楷模有資日用有需無不可以陶冶而成之即未至其地者讀是

白鹿書院志

卷三

編瞭然在目夫亦可以勃然興矣戊戌之秋志成請序於余且又慕廬山鹿洞之勝丁酉歲奉

簡命承宣是邦雖未遑至心切嚮往之披閱是編而仰止之懷益深但後之官斯土者綿且延且其不致廢墜不舉又爲余之所厚望也然則書院之作重創始又

重守終也不揣愚昧因附數言於簡端云

肯

康熙五十七年閏八月望日燕山許兆

麟書於豫章之紫微堂



白鹿書院志

卷四

白鹿書院志序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丘絕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昇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飾金碧動糜千億而儒者不隸祀典宮室有制其祭祿事自春秋丁祭釋奠釋菜外不數然其用力省而為禮簡以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王序一

人心之趨向真怪僻不可知耶唯也白鹿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蓋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背嶺臨溪幽邃靈爽實宇宙清泚之氣渟蓄而蟠結於此為聖域賢關之所寄信不誣矣夫廬阜周迴五百里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如浮雲之變幻虛有常態而虎洞經朱子講學迄今六百年外豈弗絕當事之

與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以增加歲下如
我

皇 上親覽 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

躋木主於十哲人、感動興起學惟朱氏

為起而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蘇

土方將增學舍益廩祿為肄習久遠計其

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為羞予乃愈信異

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

白鹿書院志 卷一 正序二

不以世為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

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肄業諸生

祇肅以俟予知毛君益竭心力於斯文者

日與商確補苴以綿力勩 中丞公之一

二而有未處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

予、樂夫正學之日昌而予之造際其盛

也為之序而歸之

賜進士第提督江西等處學政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前纂修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奏

勅分修近體唐詩壬辰科會試同考試官翰林

院庶吉士梁南王思訓撰



白鹿書院志 卷一 正序三

序

道學之緒開自堯舜危微精一之言遞傳至孔孟而斯道昭於述作凡曰仁曰義曰性善胥此志也自後河南程氏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及朱子挺生而私淑程氏之學大彰孔孟微言遂集諸儒之大成堯舜以來相傳道學乃復揭諸中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天而炳若日星功莫鉅已我

上道統遠紹唐虞心源直接洙泗登咸三五久道化成凡所以敦褒儒術者靡不脩至

特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既於全集沉

研寔踐更極表

皇哉理學昌明真自生民所未有矣

山白鹿洞由唐李賓客講學於此南唐創名國學宋初為四大書院之一興廢靡定朱子知南康軍始修復故迹闢殿廡立學舍置洞田招四方生徒聚業其中一時學者粹然咸出于正去郡後猶倦也來者莫不廢斯業生平教育之苦心誠有深萃于此者曩蒙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御書匾額頒賚內院經史克勿其中遠邇嚮

學之士感激奮勵日新月盛而頃際在上

大當事金撿冰鑿以振興文教為已任大江以西翕然丕變鹿洞講學之盛尤當駕軼千百載而上然則修志之舉又曷可少哉觀志中所載朱子規約言簡而

義極謹嚴其講說精微明切不憚諄復
為學者告而大旨總在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寔而已所謂窮理反躬者
何卽堯舜危微精一之旨具於吾心虛
靈不昧之中而周行乎達道達德之際
曰仁義曰性善胥一以貫之矣昔賢讀
朱子白鹿洞賦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之

白鹿書院志

卷一

語竦然如恐不及學者誠能體此意而
一循朱子遺訓揅存而踐履之馴序漸
進以入於聖賢之域真道學斯真治術
於以上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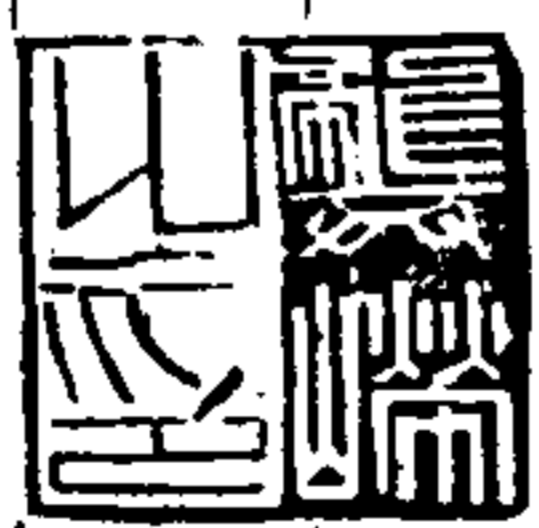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不負 當事鼓
激新則分巡斯土者亦克與有榮施也
志遠燬於火星令毛君奉

上檄重加校訂而梓之其中詳略增損犁
然中則並以年來殫竭心力釐清洞田
若干附刊簡末意絕隱佔亦可謂用心
於名教者矣是為序

康熙戊戌歲季夏日江西按察使司分
巡饒南九道副使加一級三山龔燦敬
題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書院在星子縣治五老峰下宋淳熙
己亥朱子知南康軍拓址建學為講習地
復置田以備久遠繼往開來規模永定而
世有變遷事有沿革雖大人君子以扶樹
道教為己責莫能振而起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表彰正學丁卯歲以

御書朱子祠扁額並經史諸書頒發書院自大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吏及有司亦各思仰贊文明之化竭力與
復由是書院日見昌起甲午時補授星子
令引

見

仍守志

天顏悅豫額鈴臣曰星子縣爾等曾到否朱子
講學在此復顧琦曰此人去得琦自念一
介小臣藉先賢過化之所邀

一顧深以不克負荷是懼抵任即索

適覽釋菜有器懼其隘也則稱之祿士有

田懼其漏也則清之核書籍懼其逸而不

備也嚴考課懼其荒而不奮也一皆於志

焉取之頌志修於廖太守文吳垂四十年

年而版燬於火奏

憲令刊行乃稍加訂輯別具劄言付諸梨棗

用以敷揚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皇上德教之弘闡明朱子理學之正俾天下向

往者知所矜式誠如李江陰所云斯編為

學道之津梁矣至於振作鼓舞見生徒魚

：雅：於進旅退朝夕讀書習禮於其中

復有晦翁子靜其人者互相辨論益闡明

先聖之道以示來許端在大君子之居焉

位者有以倡率之又冰琦之綿力薄誠

無效其萬一也已足為序

康熙戊戌春星子縣知縣毛德琦謹識



白鹿書院志 卷一

重修白鹿書院志序

戊戌新秋星渚令毛君手書致余并新刊白鹿書院志一冊而問序於余。余作而嘆曰嗟乎毛君誠當代循吏之最矣。今之為吏者非不知振興文教乃長民者第一事也。願治獄訟徵賦稅簿書期會苟稱厥職足矣。餘非所及也。即興行教化崇尚文治亦不過謹守其文奉行故事而已。誰能取先賢之道跡實力而表章之。竭蹶從事惟恐後時。且星渚斗大邑荒瘠為江右冠。官衙蕭瑟作空山寂。歷觀薪俸所入嘗不足以供厨傳。毛君又庶更不名一錢。乃是志版燬於火而匪歲復已剝。劇告成非以仰贊文明作興雅化為急者。誰能捐資付梓。成功之速至此。及發策伏而讀之。見其編次詳明訂輯精當條理井然。足以補前賢所未及。匪惟弘文教於一時。亦且垂良法于後世。則又慨然興嘆以為毛君更有過人之才畧以行其造士之盛心。不徒教思之無窮而已也。憶余佐郡時亦以舊志不可無商。又歲久浸漶為之刪其繁補其闕。正其譌擬付之梨棗以垂永久。而終以閉曹冷署力

白鹿書院志 卷一

與願違而止旋以量移去遂不果至今歎然於懷今
毛君是志刻期告竣實獲我心而其增補刪訂之功
更有匪余所能及者尤為欣躍無已昔班孟堅所謂
以經術潤飾吏治者毛君有焉將見毛君與諸生日
夜講肄于詩書俎豆之間取紫陽之遺矩而闡修之
使皆蹈繩墨習經誦彬如古之俊民髦士使天下
謂紫陽過化之區實非凡為學者所敢望於以紹往
聖而開來學其功復何可量然則當今治行第一非
毛君而誰余雖匏繫齊安反覆是編實神遊于風景

白鹿書院志

卷一

雲壑之際焉 昔在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新秋之望知湖廣黃州府
事前同知江西南康府事加三級登賜蔭國祥撰



張元頤洞志序

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郡侯鐸所刻也志乃吾老友
魯鐸號春室者因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
端以碩學為藩憲延請分教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
久之其書但笥于鐸家士夫咸以未及傳布為惜或
以聞于郭侯侯雅欲表章洞學亟遣人持書幣徃求
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侯以成茲美維白鹿洞學名天
下名古今肇于唐盛于宋重于我朱子復盛于我朝
此志之編與刻不皆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之缺典歟始自今凡有志于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
勝第一披閱焉瞭然盡在是矣侯山西涑水人為政
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承其緒如
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四書或問及積粟垂萬石于紫
陽遺惠倉皆前政之未及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李夢陽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巖末見其興者圯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墮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于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此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刻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二

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物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從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修是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為斯志亦直使其隱者顯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其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岐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遊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巖末

之因養之有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矯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躡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三